

妈妈的汤圆

□ 陶鸿江

小时候,包汤圆是我家的一桩大事。那时,家里生活拮据,吃汤圆只能等到年节。因为我喜好黏食,平常的日子,妈妈偶尔也包上一回,那自然就成了全家的节日。这时候,妈妈最忙碌,也最高兴。一个人又和面,又调馅。青菜馅儿都能调得又香又绵,总惹得我这个小馋猫凑到碗边去嗅一嗅,有时还不自觉,弄上一筷子塞进嘴里。妈妈急忙拦着:“不能吃,还没熟呢!”妈妈话音未落,我嘴里的馅已到肚里了。

妈妈将糯米粉用适量水搅拌以后,便反复地在盆里搓揉,直至软硬适度,最后盆手两净,不沾一点儿面粉。接着,爸爸、姐姐们和我围着四方桌站一圈,摘面团的摘面团,擀皮的擀皮,包馅的包馅,搓圆的搓圆,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般,妈妈总要包两种馅儿的汤圆,一种是用猪油、白糖、芝麻混和的馅,一种是用青菜、卜页混和的馅,什么荠菜肉末馅、药芹肉末馅、竹笋猪肉馅我家是吃不起的,就连青菜猪肉馅都难得吃。猪油、白糖、芝麻馅的也都是给我吃,青菜、卜页馅的爸妈、姐姐们吃。

圆圆的筛子分两头放着不同馅儿的

汤圆,像是两军对阵,隔着楚河汉界。我经常调皮地将汤圆弄混。妈妈只好茄子葫芦一起煮。到时盛圆子时,妈妈只凭眼睛看。有时盛错了,妈妈还要调一调,似乎她天生就不能吃猪油白糖芝麻馅一样。我曾问过妈妈:“猪油馅的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吃?”妈妈说:“家里你最小,吃猪油壮身子呢!”“姐姐和你们就不要壮身子吗?”妈妈长叹一声:“个个都吃,哪里这么多呀?再说,也买不起呀!”妈妈的话让我感到自己的优越,却不知道妈妈的心里有多酸。

后来,妈妈包圆子都不让我参加了。她包好圆子后用干毛巾盖上,我常偷偷掀开毛巾想捣蛋,看看一筛子大小不匀的圆子傻了眼:怎么啦,难道馅都一样了?待到妈妈盛圆子时我碗里都是小点的,爸妈都是比我大的。我一脸不高兴,和妈妈嘟囔:“你们的为何都是大的?我的为何都是小的?”妈妈笑着说:“大人吃大的,小孩当然吃小的啰。”我只好埋头吃圆子了。哪知道这是妈妈用的一计:她把青菜馅包得大,猪油馅包得小,这样就不会盛错了! 多么朴素而又厚重的母爱啊!

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妈妈的汤圆,给

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。这些记忆,都是到了我做父亲时才清晰起来,仿佛它一直沉睡着,必须用经历的代价才能把它唤醒。自从我做了教师后,家里经济状况好转了些。猪油白糖馅汤圆不再金贵,偶尔也弄点猪肉馅的打打牙祭,但妈妈依旧是包着大、小汤圆。我问她:“难得吃一次肉馅,你为何不尝尝?”她还是笑笑说:“老年人不能多吃荤,要多吃素,身体要紧!”听了她的话,想起了那些辛酸和我不懂事的日子,想起父亲去世后妈妈艰难度日的情景,想起她看我吃猪油白糖馅汤圆时的兴奋样,心里的五味瓶打翻了……

妈妈老了,我不能再让她过艰辛的日子了,我要学着妈妈当年疼我的样子去疼妈妈。过一段时期,我都要抽空包包汤圆。

我系上围裙,学着妈妈的样子,和面、摘面团、调馅、擀皮、包馅、搓圆……也包了一筛子大大小小的汤圆,并且调皮地对妈妈说:“妈,我今天也包了两种馅的汤圆,一种是肉馅,一种是菜馅,你吃哪一种,自己挑。”妈妈迫不及待地说:“我当然吃菜馅的了。”“你挑小的还是大的?”“我挑大的。”妈妈话音刚落,自己挑了几个大汤圆下到锅里。妈妈哪里知道,我在包汤圆时动了手脚:将大的包成了肉馅,小的包成了菜馅……

如今,妈妈走远了,但她老人家那满满浓浓母爱的汤圆永远根植在我的记忆里。

冬日打谷场

□ 夏志强

女孩子喜欢的游戏有三项:跳绳、踢毽子、丢手绢。跳绳先是一个人一根绳,一面跳着一面数着,自娱自乐。其中,有个姓黄的女孩,个子不高,人精瘦精瘦的,跳绳可厉害了,能一口气跳一百多个不往下掉,还会双手交叉跳花绳,甚至于摇一次绳连续跳两个。然后跳大索,一头一人合甩一根长绳,其余人鱼贯从绳上跳过,谁碰掉了绳子,就替换甩绳的人甩绳,倒也公平合理。当然,女孩子最喜欢的还是围坐成一个圆圈,玩丢手绢。“丢手绢,丢手绢,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她,快点快点抓住她……”歌声、惊叫声、欢笑声响彻打谷场上空。

男孩也有三项喜爱的游戏,滚玻璃球、砸铜板、斗鸡。砸铜板是要来输赢的,在场中央,放一块砖头,参加的人每人拿一个铜板(大多是中华民国造的十文铜板,也有少

量的是大清咸丰或光绪年造的紫红色的铜板)堆放在砖头上,在离砖头四五米处划一道线,再通过剪刀、石头、布猜拳来确定砸铜板的顺序。一人再拿一个铜板,站在线后,按顺序砸砖头上的铜板,砸掉下来的铜板就是战利品。手气好、力气大的能一次砸下几个铜板。当然,男孩子最喜欢的、最能表现阳刚之气的还是“斗鸡”,这是一项比体力、耐力和智慧的对抗性很强的游戏。两个人面对面站着,两只手抱着一双腿,膝盖像大炮一样对着对方,一条腿金鸡独立地站着。战斗开始,两个人猛烈地对着撞着,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。一次又一次的搏击,直到有一方手离开腿,抱着的腿落到地上,就算输了。两个人的后面都有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哥儿们为其呐喊助威,或出谋划策。有些女孩子也跑来一面拍着手,一面高喊“加油”,情绪高涨,气氛热烈。

“砰!”“砰砰!”随着几声响,送来了一股花生、蚕豆的香味。大家立刻跑到自己的小铜炉那儿,打开炉盖,品尝着自己的美味。尽管上面沾上了些炉灰,有的还半生不熟,仍然吃得津津有味,乐不可支。

荒田拾草

□ 王焕其

扎人,一天下来,虽然脚上穿的是鞋底较厚的胶鞋,但手上脚上免不了挂彩带伤。拾草也很担惊受怕。因为荒田草荡是有人看护的。拾草的人午饭大都在草荡边的小船上解决。简单地洗一下手,冷的油炒饭就着自带茶瓶中的白开水,吃点萝卜干、咸菜之类的。有些肠胃好的不怕冷的也用草荡中清澈的冷水泡饭,油珠浮在米饭上,甜津津、凉丝丝的。

荒田拾草偶尔会遇到野兔、野鸡,一旦看到,大家就拿起工具拼命追赶。由于荒

田空旷,大都无果,拾上几枚野鸡蛋就不错了。拾草时讲上几句笑话,唱上几句不着调的《拔根芦柴花》,也称得上苦中作乐。

傍晚时分,几个人拾的草船可装满,堆得体积又高又大。此时天色已晚,一人在前面,用短篙子掌握方向,后面的撑船人看不到前面。有时气温低,河面会结一层薄冰,就要不停地敲碎冰面。遇到桥洞,那更要小心,船身过高,得要几个人踩着草堆,拼命地把船移过去。如果桥洞较窄,吃水又浅,那只能大家齐心协力把草先搬到桥的两侧,等空船过桥后再装上船。

现在的荒田、草荡已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,大都改成鱼塘、旱地,甚至成了旅游湿地。农民也用上了煤气,荒田拾草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一碗面勾起的回忆

□ 曹明

不确定是儿是女。那时,家里没有电话,只有回到家才能见分晓。当天下午还有半天会,加之那时班车少之又少,只能耐着性子等到第二天。那一夜,我兴奋得几乎没怎么睡。归心似箭,早上乘上头班车从汉留回到县城,马不停蹄赶紧骑车回家。我不顾“嗖嗖”的冷风,一口气蹬了近三十公里。刚到家门口,自行车还没停稳,邻居董大妈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你回来抱现成儿子啦!”听罢,我原先的将信将疑消除了,昨天

童年时期的故乡,是一个四面环水、半农半商的繁华集镇。宽阔的漕汀河从庄西面流过,南通泰州,北达兴化,河对岸是江都地界。一条长约二百米、宽两米,用麻条石铺成的街道,横贯庄东西,街道两侧商铺一家接着一家。庄东头有一个公用的打谷场,冬天成了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天然游乐场。

冬天的星期天,特别是在寒假里,如果是晴天,早上八点多钟,我就习惯地拎着一个焐手的小铜炉,口袋里揣上一把花生或白果,优哉游哉地往庄东头打谷场走去。打谷场成椭圆形,地势平坦开阔,南河是一条小河,其它三面堆放着三四米高的稻草堆,正好挡住了西面和北面吹来的寒风。到了那儿,先拽一把稻草铺在地上,然后坐下来,打开铜炉盖,拿出几颗花生或白果埋进炉灰里,再把炉盖盖上。不一会儿,小伙伴们陆陆续续地来了,有男孩有女孩,一人一个小铜炉,一字儿摆开,各自埋上自己喜欢的小食品,蚕豆、玉米、栗子……人到齐了,就走到场中央,男孩女孩自然分手,各玩各的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到冬闲时节,里下河地区不少人家都要收割成熟的芦苇来加工,以增加家庭收入。好的芦苇叫料材,可以做容器、打箔子,能卖钱。散落下来的杂草、枯叶用竹钯子掖好,草蓆子中间扎紧,一捆一捆的在家前屋后码成一个大草堆,当作柴火用。那时农村是靠工分吃饭,粮食、柴草都是按工分多少分配的,如果工分少那分得的柴草就少,一个冬春季就难挨了。农村那时烧的大灶,只能靠柴草做饭。

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人家只能靠拾草度日。早上七八点钟,三五个人撑条小船,带上竹钯子、铁叉子和镰刀,到已收割过的草荡上,再仔细地清理一遍残存的草。拾草的活很苦,主要是荒田刚割的草根很尖而

早晨吃了一碗阳春面,外加一个荷包蛋。今天吃,对于我来说赋予了父亲的祝福。因为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。那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七,天蒙蒙亮,爱人要生了,我却不在家,可把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急坏了。他们连忙用家中的躺椅把她抬进距家近五百米的医院,到产房不久,一条小生命就顺利诞生了。

而发生的这一切,我却蒙在鼓里,蒙在被窝里,蒙在几十公里外的汉留镇。因为开会,头一天,我从不通班车的工作地东墩集镇骑车到县城,再乘农村班车到汉留。会开到第二天晌午时分,汉留所乔所长走进会议室告诉我,我老婆生了个儿子。闻之,我将信将疑,不是怀疑生与不生,而是

枕水的月光

□ 谢云海

当我帮母亲穿完最后一根缝被子的针线,她终于答应我,今晚可以去“渔船”上睡一个晚上,我兴奋得蹦了起来。旁边的姐姐拽着洗得发白的条纹被角,笑道:“你就是渔船上生的,是妈妈抱回来的。上船就不要回来了!”说完轻蔑地看着我。六哥在她身后搓着草绳,堆起满脸的坏笑。我“哼”了一声。不过挺奇怪,很多大人也这么说,仿佛不乖的小伙伴,都是渔船上抱来的。

我悄悄去了厨房,打开略微暗红的灯泡,连抓几把母亲晚饭前炒熟的干蚕豆,放入衣兜。母亲大声喝道:“给阿明吃,不要只顾自己!”“哦。”我慌忙答应着。转身只见母亲站在堂屋门口,揉了揉肩膀,叹了口气,自言自语道:“这天气,估计又要下雨了。”说完点起半截烟头猛吸了几口,慢慢吐出烟雾,仰起头看着天空。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一轮圆月挂在空中,星星点缀着我眼里树丫里的空间。母亲长吁一口气,皱着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,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微笑。我蹦蹦跳跳地挥了挥手,向河边的大码头走去。

来到河边,只见用稻草编制的大草绳,一字排开,刚刚被烟熏过,带着呛鼻的烟味。心想,这样就能阻拦到蟹?看不清是谁,跳进河里用力拖拽着,很快游到了对岸。有人大声说道:“明天的草龙弄大一点!”听得出这是黄子龙大伯的声音。幼小的我对于整个村庄,依稀只能记得两三个大人的名字。可能是听姨夫故事里的人物赵子龙听多了,换了个姓便容易记得。篝火边的大叔用力喊道:“知道了,明天再重新绞弄!”说完扳起锹柄粗的桑树条,再次放入火堆。他这在做挑泥土的新筐圈,篝火照着他弯腰的背影,很近又似乎很遥远。

来到背风位置,只见几条水泥船拴靠在独木桥边,两三条渔船亮着灯紧挨着。这时,阿明在船上看到了我,探出头高兴地向我招手。我赶忙跳将前去,大声说道:“今晚和你一起睡觉!我妈妈已经答应了!”夜色中,他瘦小的身影努力搬起什么,可是他父亲已然抢先一步,稳稳当地操起不宽的跳板,放到岸边,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连声说道:“欢迎,欢迎!”

调皮的我连蹦带跳地上了船,不大的船儿晃动起来,阿明连忙说道:“慢点,慢点!我们家没有电灯哦!”慌乱中我赶紧抓住一旁的换糖担子,阵阵芝麻的香味在筐里散发出来,禁不住咽下一口口水,学着他的父亲吆喝道:“塑料拖鞋多大,糖多大的——来卖!”惹得他父母亲哈哈大笑。我悄悄拉着阿明的衣角,凑到他的耳边:“我不介意没有电灯!”他耸了耸肩。月亮悄悄爬上了头顶,阿明的身影在水面铺展开来,长长的,像电影里那个镜头里面的小兵张嘎。

来到船舱,阿明母亲拨了拨马灯的灯芯,古铜色的木板在灯下泛着神秘的光芒,见我看得入神,说道:“我们这木板,当吃饭桌子,也当凳子,晚上当床!”她少许皱纹的脸上透着淡淡的红晕,我仰起头看着她:“你们家真好,船儿一划想到哪里就去哪里,不用割草,不用上学,不用像我妈妈一样去上工,还有糖吃!”见我向往的样子,阿明嘟起了嘴:“我也要上学,我也要在岸上有家。”说完看着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忙碌着弓着腰,放下布帘的那一瞬间,迟疑了片刻,转身看着角落里的一杆秤,眼里透露出一份无奈,小声说道:“快了,再等两三年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小到仿佛说给自己听,可我们又听得真真切切。

说话间,阿明母亲端来半碟细切的糖块,热情地招呼着我:“吃吧小七,可甜了!”我很诧异她也知道我的名字,连阿明平常喊我都是“喂,喂”地叫着,刹那间对她又多了一份敬意。我忽然想起来母亲的关照,赶紧拿出一捧蚕豆:“阿明吃吧,我妈妈托我带给你吃的!”可是再掏口袋的时候,已经没有了踪迹,“不好了,口袋一个小洞漏光了!”我自言自语中懊恼不已。“脱下来吧,我给你缝上。”阿明母亲关照道。看着阿明父亲拿被子的身影,我好奇怪他们一家在船上走动,为什么船儿一点也不晃动,难道是姨父故事里说的轻功?

阿明母亲吩咐我们两个小伙伴睡一头,说这是他们家第一次有客人留宿。阿明问我:“你会不会尿床?”我点了点头说道:“嘿嘿,有可能哎!”他母亲笑了起来:“尽管尿吧,我们的大客人!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,这时候似乎整个河流都是我们的笑声。平躺在船上,感觉到自己真真切切地被托起,身心随着水面荡漾起来。不经意间,陆陆续续地有螃蟹掉进铁桶的声音,只听见几个人兴奋地说着什么。沿着船边的缝隙望去,月亮倒映在水面,几丛芦苇在水岸边迎风摇曳,像在守护着什么。波光粼粼中的月色,在水面慢慢铺展开来,形成无数个不同的形状,像天上的云朵,又像棉花地里的大片棉花,相互簇拥着,随着河水延伸流向远方。